

方张 编译

# 我爱麻烦



Ask  
for  
Trou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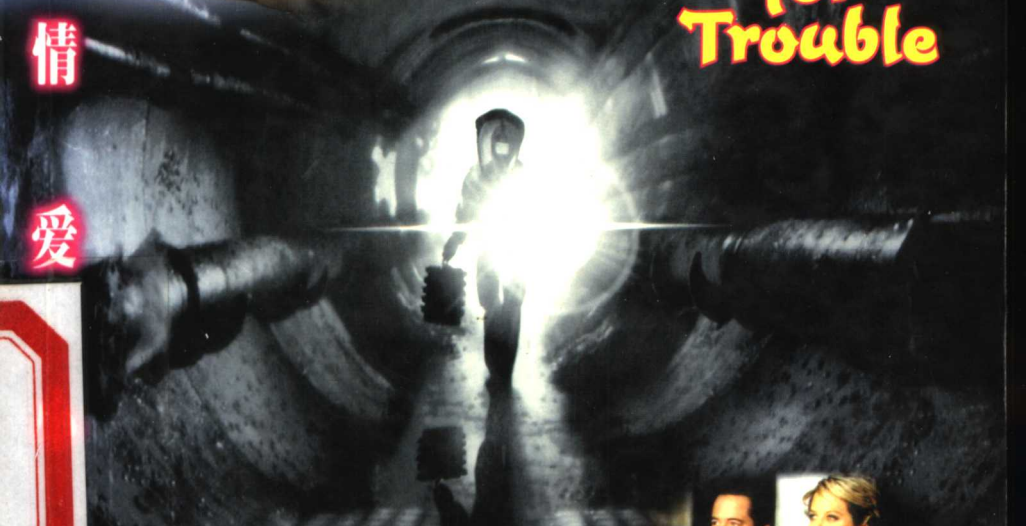
世

纪

情

爱

坑



一列火车爆炸将记者彼得和莎宾娜带入了一桩离奇的案件之中。当两个大记者发现了真相时，他们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此时，这一对欢喜冤家便只有联手对敌了……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方张 编译

# 我爱麻烦

世  
纪  
情  
爱  
小  
说

855/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一辆列车的爆炸，几位无辜人的惨死，将芝加哥两大报纸的专栏记者彼得和莎宾娜带入了一桩离奇的案件之中。为了了解真相，抢到头版新闻，他们明争暗斗，各展奇才。但是当探明这是一件大规模的、影响到人类性命的安危，牵扯到科学家、企业家、政客等多种人的阴谋时，他们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此时，这一对欢喜冤家便只有联手对敌了……

就在互施手腕，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两个大记者发现了自己的真情……

## 引子

《纪事报》特稿：

4月5日，芝加哥开往威州的417次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在开车后十八分钟，蓦然脱轨爆炸！车厢内总共七名乘客只一人生还！罹难者中有新婚蜜月中的新娘，有商人，有教师，有医生，也有普通工人。车厢躯体被严重灼烧处达2/3，车祸起因目前尚不得知，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并及时向读者报道。

记者：彼得·布雷奇发自芝加哥。

1996年4月5日夜。

火车的残骸带着它烧焦的累累伤痕在轨道边躺着，它以静穆的姿态向这个世界发出控诉和责难。

它本该承载着满车的旅客安全准时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可是现在，竟连寥寥的六名乘客也不能给予呵护……

桔红色的列车外壳现已疮夷满目。

全封闭的空调车窗的玻璃多已炸裂或粉碎，偶而几块仅存的完整玻璃上面清晰地留有被硬物敲砸过的痕迹。可以看得出被火围困的六个生命是怎样作绝望挣扎的。

痕迹会诉说一段历史，一段时空，一段生命的历程。

从痕迹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一息尚存，生命就不甘心放弃，充满着让脉搏继续搏动的希望……

可是上天却是如此地吝啬，竟然再也不肯施舍给这六个生灵以生还的契机。

血肉之躯在烈火的灼烤下已经变形，保留着临死前挣扎的姿态，陈列在车内的各个角落。

从烧过的尸体上根本无从分辨出他们的原形。唯一较完整的是车厢连接处的一具女尸，那可能是罹难的新娘。大火把她身上那件婚纱已经烧得荡然无存，如果不是手指上的婚戒，恐怕连这样的推断也无法做到。

从新娘的尸身仆卧的姿势上，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幕惨绝人寰的画面：

在烈焰下，她带着满身的火苗及难忍的灼痛爬向爱人刚刚出去的方向。她的手在向前伸着，她在祈盼着车厢的门会在这一刹那被打开；她在渴望着外面那清凉、新鲜的空气；她在用最后的一丝力量呼喊、挣扎……

烈焰把她唯一的生路堵塞了，浓烟将她最后的希望淹没了。

她的生活刚刚开始，她的未来很长很长，她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她还要再见到就在不久前答应与她白头偕老的人……但是，灾难没有留给她这个机会，死神没有容许她耽搁，她就这样匆匆走了。留给大地的是她那未能说出的哀怨：

“亲爱的，你去取水时为什么没有将我也带走？为什么？”

# 第一章

## 1

费米知道今天肯定会有什么新鲜事儿出现，因为昨天他做了一个很怪的梦，梦见瘸子大叔的黄狗波特突然会说话了。

今天一早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妹妹小安尼塔。

大人们一离开家，他就来到了墓地边上的路旁。

这里是一片辽阔肥沃的绿土。

此刻正是早晨，初升的太阳慷慨地将它的光晖普照给大地上的万物灵长。草地的尽头，一座木造古屋悄然而立。

看得出来，屋里的主人在这方土地上休养生息已有历史。略有些破旧的壁板在早晨的阳光中泛着褐黄色的光泽，它身上斑斑驳驳的影子无不透着经岁月剥蚀过的沧桑，给人一种古老而又祥和的蕴味。

费米冲向大路，那是通向镇里的唯一大道。

一阵孩童的嬉闹声从檐下飘飞出来，你只要听见那清脆如铃的笑声，就知道准是妹妹也追了上来。虽然她才六岁，可是她简直是一个小机灵鬼，她听了哥哥讲梦的故事，也想来看看稀奇的事。

那飞奔着的娇小的身姿将蓝天碧草之间的这方盎然的空间妆点得更加生机勃勃。牧放在远处的奶牛“哞哞”的叫声似从天际传来，它们是在呼唤视野中呼奔着的小主人吧！

草场间的小路尽头,次第驶来几辆轿车。只要看看路边的那片飞扬的尘土,就知道来的绝不是镇上的人。

那队汽车太高级了,而且车子擦得特别的亮。

今天难道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以前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么高级的车光顾过这个地方。

小费米紧紧拉着安妮塔的手,纳闷地想着。

“耶和華是我的放牧人,他使我的灵魂充实,在他的祈祷中,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静水边,他使我的灵魂醒来……”

牧师的声音似从一个遥远的时空飘来耳际,沉重而且浑厚。

又一个生命离我们而去了,至于他是升了天堂还是入了地狱,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知道了。生时为善或是作恶,这时候在基督的世界里应该是有天壤之别的。

牧师为亡灵超度,安魂祈祷声中,安送死者的灵魂远行。

尘世浮华也好,清冷也罢,离之而去的时候一切归空。

“我虽死于阴幽深谷,但是并不可怕,因为有您与我同在,有您的杆杖安慰我,使我恩怀满溢,我一世必有恩惠和爱伴随,并永居主的圣殿,阿门!”

墓前五六个送葬的人垂首而立,他们尽生者最大的慷慨之心寄送着对墓中人尽可能多的哀思。

葬礼简单而且冷清,可见死者并不是一个喜爱浮华的人。没有满堂儿孙,没有遍地亲友,他生时的精神或许有另一种寄托与追求。

牧师祷告完毕,墓前的人陆续走尽,只剩一个中年男子浑然不觉地久立在那儿不动。

他的目光似乎放飞在很远的地方不想收回，他在追忆死者生时的音容笑貌？他在回想死者去时的叮咛嘱托？那陷在沉思中的身影贮满了掩饰不去的沉痛与悲哀……

是啊！父亲莫名葬身火海。他只是一个终生潜心科研的科学家，与世无争，单纯而又善良，为什么上帝会对这么一个人如此不公呢？都说因果报应，难道父亲生前那种兢兢业业的生存状态就注定要划上这样一个惨不忍睹的休止符吗？如果人生真是这样，那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能求得寿终呢？

父亲名噪科海，“华曼博士”曾几何时还被万千人顶礼膜拜，然而现在……

## 2

小达洛·华曼匆匆收拾着父亲留下的遗物，遗物简单得不可思议：

一根笔，笔杆是红色的，上面有不锈钢的笔帽儿；

一卷普普通通的胶片。

东西收进小小的黑色密码箱。物虽然不多，却未必不重要。小达洛·华曼细心地给箱子加了密码，上了保险，才提起箱子匆匆赶往火车站。

当他行色匆匆，抵达车站时，他所要乘坐的417次列车已快开了。

广播里，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在最后一遍提醒旅客：

“各位旅客请注意，417次前往威州的班车就要开了，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快快上车。”

站台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那边一对老夫妇正送新婚的儿子媳妇上火车，小夫妻掩饰不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婆婆温和地望望美丽的儿媳，又望望儿子。

“她漂亮吧！”

婆婆显然对新娘百分之百的满意。

儿子幸福地在妈妈脸上印下感激的一吻。

父亲正一边忙不迭地为这对新人照相，也许因为太高兴，他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技术真差，爸爸！”儿子笑着嘲弄着父亲。

身着白色裙装的新娘挥舞手中的鲜花与公公婆婆道别：

“爸爸、妈妈再见！”

“别打电话给我们啦！”临上车了，儿子回过头认真地叮嘱父母。

也许这是新婚蜜月中小夫妻的通病，他们刚刚开始的二入世界是不欢迎外界干扰的。

小达洛·华曼看着这对新人，一丝笑意浮上那张因为父亲猝死而悲伤过度的脸，但是他马上又恢复了冷漠的表情。

当他匆匆排到他那节车厢的乘客队伍的最后时，他才奇怪地发现在他前面竟全是小孩子。这是老师带学生外出旅游，孩子们是没有一刻安静的，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正当他随着队伍慢慢向门口挪动时，后面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戴一灰色的鸭舌帽，穿灰色长风衣，手中握一卷报纸的男子正向他微笑。那副并不令人讨厌的面孔他显然没有见过。但是既然对方表示友好，他也抱以微笑。

“这节车厢全挤满小孩儿，但最后一节居然没人。”陌生人友好地说。

“谢谢！”

小达洛·华曼看了一下后面，确实那里除了那对新人外，没有其他人，他赶紧跟着那对新人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 3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与许许多多无月的夜一样，星星的清辉在无垠的太空里挣扎，然而千千万万个无月之夜中却发生着迥然而异的是是非非：或轰然绝响，或悄然生死。

在这个夜晚，一节车厢，仅仅是一节车厢内便有五条生命在毫无戒备之下突然被死亡的魔鬼扼止了咽喉。区区一节车厢，它之于广袤的世界，浩渺的宇宙是何等的不足道啊！然而却有五个生灵在这里邂逅了死亡。

这不是预约，是一种不期然的灾难，遇难者中谁也没有预备着在这里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

小达洛·华曼没有，他还肩负着刚去世不久的父亲的嘱托；那对新婚夫妇更没有，他们新的人生路还刚刚开始，美好的明天正遥遥招呼着他们前往。然而一切就是在这不情愿下发生了，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天灾，只怨苍天无心；是人祸，那肇事者罪岂可赦？

夜幕下，车祸的现场人声嘈杂，灯光通明。

直升机盘旋在事故现场的上空，从各个方向拍下这惨不忍睹的镜头。工作人员捣碎车窗玻璃尽可能地从里面掏出旅客的行李物品。他顺手提出两个箱子，其中之一便是小达洛·华曼盛放着父亲遗物的一只黑色箱包。

物是人非，短短几天内，华曼父子俩就这样在两种不期然的灾难中丧身了。

工作人员将两只箱子随手扔在站台一张架子上，又去忙别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永远不会缺席的有两类人物：警察和记者，都是职业所致。前者奉命行事，后者凭着灵敏过人的嗅觉总能适时出现在这些前沿新闻发生的现场。

贝克探长指挥下属维持现场各方面的秩序，忽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位敏感人物，他随手拉过身边的一位下属问：

“访问新郎的是彼得·布雷奇吗？怎么偏偏是他采访唯一的幸存者？”

探长显然对这个叫彼得·布雷奇的记者有些紧张。

“我也不知道是他。”属下唯唯诺诺地应付道。

“快去把那小伙子带走，不能让他们得到太多的消息！”贝克马上命令。

无论怎样，警方总不愿意在案子未明之前新闻界便给你带来个彻底大曝光。尤其遇上那些笔锋尖锐的大牌记者，他会毫不留情地将猎获到的一切情报给你抖露无余。

在形象的描述新闻从来源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时，社会科学家有时称某些人为“看门人”——这些人拥有打开和关闭新闻流通大门的权力。而记者则是第一道并且可能是最后一道“看门人”。

彼得·布雷奇四十出头的年纪，风度翩翩。一米八三的身子，身材魁梧。略长的，浅黄色的头发随意地向后梳着，戴一副黑色玳瑁边眼镜。他一身随意的穿着：黑色衬衫，米色风衣。一种大牌记者的气质犹然在现。

布雷奇陪着唯一幸存的新郎边走边做着采访记录。

“火车出轨后呢？”布雷奇不停地追问。

记者有时候的举措真的有些不仁道，只知道自己要抢重要新闻，便不顾这边劫后余生的人内心如何痛苦惊悸。蜜月中新娘蓦然丧身，新郎独自幸存下来，如何能不痛苦？你却马不停蹄地提醒人家追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简直不胜枚举，甚至有比这更不人道的情况。

最近，美国一名男子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自杀。洛杉矶几家电视台直播了这名男子自杀的全过程。电视台的漠然和如此抢新闻的方式在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40岁的丹尼尔·琼斯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艾滋病患者，为了抗议一个叫HMO的医疗公司拒绝为他偿付医疗费，他决定通过自杀来表示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无奈。

琼斯开着自己的小货车，带着宠物猫和狗，来到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他站到货车上，当众挥舞着一面旗帜，上面渲泄着对这家医疗公司的不满，“HMO是一家赚钱的机器，生命是有价的。要么生要么死！”琼斯舞动着自己的步枪，让停靠在附近的车辆走开。

警方获悉这一讯息后，立即来到现场，并且封锁了两条高速公路。一时间，交通大乱，道路变得拥挤不堪。闻讯而来的几家电视台也纷纷架起机器拍摄这一场面。因为现场太窄，有些电视台还派出自己的直升机进行空中俯拍。由于两家电视台和网络联网，这一场面也在网上得到直播。

赶到后的警方开始向琼斯喊话，希望他放下武器。紧张的气氛僵持了大约50分钟之后，货车起火。琼斯跳下车，扑打身上的火苗，并脱掉着火的衣服，然后，对着镜头开枪自杀。这一过程毫不遗漏地展现在六家电视台的频道里，当然还有网络上

画面的转播。

很多观众收看了琼斯自杀的节目，甚至连琼斯的母亲也坐在电视机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步步走向死亡，使她痛苦不堪。不少人尤其是孩子看过电视之后，心理上感到恐慌，晚上出现恶梦。

节目播出之后，洛杉矶电视台的电话犹如潮水般打进，愤怒的观众指责电视台毫无人道地播出这幕人间惨剧。相关网址上的读者留言板写满了指责电视台不去做劝说工作而是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收视率，不顾一些正常的伦理道德。

“我不清楚琼斯为什么要作这一切，但我也明白电视台为什么会把一个人的悲剧如此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的眼前。在我看来，电视台这些人也是半死不活的家伙。”这是一位读者的留言。

这时候，被布雷奇捉住采访的新郎显然很悲伤，他泪流满面地从刚刚复苏的记忆里复述车祸当时的情形：

“我当时去另一节车厢取饮料，回来的时候便看见艾美坐的车厢处脱节了。”

“布雷奇在采访谁？”又有人注意到布雷奇的行踪了。

“我看见车厢飞出去，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新郎几乎泣不成声。

“我们先离开！”贝克带来的警员拉走了新郎。

布雷奇无奈，只得嘱咐警员：

“快把他藏好！我还有话要问他呢！”

“够了，够了……借光！借借光！”贝克有些恼怒，他拨开人群，将新郎拥进警车。

“喂！资料再多给点儿嘛！”布雷奇还想再挖点信息，然而

人都已走开了，没人再理他。

布雷奇有些无目的地在零乱嘈杂的现场闲逛。忽然，目光所及处一位显眼的女性蓦然出现。她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金黄色的披肩发，米白色中长西服，下身是配套的同色超短一步裙，两条腿出奇的美：洁白、光滑、修长。她不是那种艳光四射的人物，然而浑身上下透出独特气质，让人过目难忘。

姑娘缓缓走在事故的现场，很随便地四下里看看。不像是现场工作人员，更不可能是死伤者的家属亲人，看样子也是记者无疑了。布雷奇呆愣了半天，才想起向身边的年轻记者打听：“安迪，她是谁？”

安迪顺着布雷奇的目光望去。

“警车旁边的那个吗？你是第三个问的，听说是《《全球报》》的。”安迪很无奈地摊摊手，表示没有再多的信息实在抱歉。

忙乱的人群之外，一个人一直幽灵似地盯着现场发生的一切。他就是火车站台上小华曼遇见的那位陌生人。

他的目光一刻不停地锁在工作人员随手搁在台子上的那两只皮箱上。趁人不备，他脚步慢慢移向台子，快走近了，倏然间，两个小偷抢在其先偷走了两只箱子，奔进旁边的一辆汽车夺路而逃，陌生人死死盯住了车尾的牌照：H4G795。

贝克探长为了给现场记者一个交待，正忙着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

“各位，目前我们正在寻找火车出轨原因，据了解，本节车厢于5点59分脱节，沿斜坡而下翻覆，据目前发现，已有5名遇难者。”

那位年轻的女记者认真地做着记录，布雷奇搭讪地走到她

旁边自顾自地说：

“他们不会答复的！”语气老练，且充满不容置疑的肯定。

“什么？”女记者转过头友好地笑笑。

“我是指你准备的问题，他们是不会说出技工的名字的。”

这显然是老记者的经验之谈。

“为什么？”女记者并不理会，继续埋头记录。

“他们要先跟他谈过后，才能对外界公布！”

“但问问也无妨！”女记者并不以为然。

“你惹火他们可不是好事！弄不好他们本来想说的都不会告诉你了。”布雷奇好意似地提醒这位小辈同行。

女记者很认真地举手提问，探长眼尖，高手如林中一下子便照顾到这位漂亮的记者小姐：

“后面那位小姐！你有什么问题请说。”

“《《全球报》》莎宾娜·彼得生，请问这次列车的连结技工是哪一位？”问题直捣要害。“这个目前还不知道，”探长很干脆。

莎宾娜还欲问，探长已不敢再予理睬了。

“你是头一天上阵吧？”布雷奇俯头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根本不是！”莎宾娜有些生气！

“那就是第二天喽？我是说老鸟我都认识，见到你这张新面孔怎么能放过呢？”

莎宾娜厌烦地盯盯身边这位难缠的男人。

“我叫彼得·布雷奇，《《纪事报》》的，你是哪里人，彼得生？”布雷奇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布雷奇的自报家门让莎宾娜有些心悸。是的，早就想见识见识他了，没想到会在这儿邂逅，可是布雷奇刚才的言行让她不愿意表露出对他的好感。

“久闻阁下色狼大名，但也别在采访时调戏我，门儿都没有，相信我！”莎宾娜没好气地挖苦道。

“抱歉，你刚才说是哪儿的？泼妇村？”布雷奇不怀好意地笑笑。

莎宾娜气得快吐血，不理他也罢。

“最后一个问题！”贝克提醒记者们。

“请问车上有一个黑盒子吗？能公开里面的东西吗？”莎宾娜依旧执着地追问。

“加油，彼得生！”布雷奇自讨没趣地走开了。

“有的，但我不知道何时能公开。”探长的回答永远圆滑，不着边际，无关痛痒！

莎宾娜回头看着布雷奇远去的背影，似乎陷入一种沉思。

“这条轨道几时恢复通车？”另有记者提问。

“件事我们正在督促，相信很快就会有决定！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

#### 4

莎宾娜在现场没有套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她无论如何不肯罢休。这场车祸无疑是一场人为事故，她要搞个究竟，所以那晚她又跟踪铁路公司负责人到办公大楼前，她将车停在50米外，静观前面发生的事：

“雷·巴格，你进来跟我们谈谈今晚的事，尊夫人，巴太太，请外面稍候！”一男人吩咐道。

“好，我就在这儿等！”一女人答应，显然是所谓的巴太太。

四个人影遂进了铁路公司办公大楼。

莎宾娜·彼得生如此执着的个性无疑原于她自小而大的生



活环境。

莎宾娜出生于芝加哥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父亲约翰·弗来明是一位魔术杂技表演师，为人风趣，善良而且忠于事业。莎宾娜自小随着父亲走南闯北学了不少魔术杂技的绝活。小时候她崇拜父亲胜过一切，在她的眼中，父亲的事业神秘奇幻而又充满乐趣。曾有那么一段时候，她那么固执地渴望自己长大了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魔术演员，但是约翰并不赞成唯一的女儿步自己的后尘，他鼓励她读书进取，另寻自己的事业，因为他知道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中饱含着太多的辛酸。

不幸的事在莎宾娜 12 岁那年发生。父亲终于在一次表演意外中丧身，留下她跟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罗娜·唐信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女性，相夫教女，自己是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在她的生活中，家庭、事业两不误。她总能恰到好处地调整自己在两者之间的状态，莎宾娜从母亲身上因承了那份女性的细心、执着、聪颖过人的个性。同时母亲美丽的外形也不折不扣地遗传给了她，尤其是那张魅力无穷的嘴，为她平添了一份特别的，豁达大度的气质。

迷上新闻业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偶尔的一部小说便让她至死爱上了记者这一行业。

小说中女记者索菲亚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令她深深着迷。是的，做记者不乏神秘，不乏刺激，同时又考验自己的胆大心细和聪明伶俐，这些都太适合莎宾娜的气质了。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新闻系。

毕业后，她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大报社工作，但她相信，只要是真金总是会发光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终于被芝加哥《《全球报》》的总编惠眼相中，一把将她挖了过来，派给她大新闻、